

英國所藏甲骨集

于志寧題



李學勤 齊文心 艾蘭



集骨甲藏所英國

上 冊 上 編

李學勤 齊文心
艾 蘭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編輯

中 華 書 局

1985•北京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VoL.I Part 1

Sarah Allan

Li Xueqin Qi Wenxi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hua Shuju Beijing

1 9 8 5

英國所藏甲骨集

上編 上下冊

李學勤 齊文心 艾 蘭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上 海 市 印 刷 七 廠 印 刷

198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9018·183 定價：350 元



圖一 本書148號正面
現藏皇家蘇格蘭博物館



圖二 本書148號反面
現藏皇家蘇格蘭博物館



圖三 本書353號

現藏劍橋大學圖書館



圖四 本書1117號正面
現藏不列顛圖書館



圖五 本書1117號反面
現藏不列顛圖書館



圖六 本書1891號
現藏不列顛圖書館



圖七 本書2674號正面
現藏不列顛圖書館



圖八 本書2674號反面
現藏不列顛圖書館

序

殷墟甲骨文字，自从1899年被学者认识，迄今已经85年。先后作家将近500人，专著和论文达3000余种，甲骨学在今天的全世界，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甲骨文的实物资料，85年来，共发现约在15万片以上。迄今大半都已发表。在我国内，大陆收藏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47位收藏家，共藏甲骨97611片。台湾省收藏的有5个机关单位3位收藏家，共藏甲骨30204片。再加上香港地区的4个机关单位，共藏甲骨89片，三项总合共藏甲骨127904片。这些材料，无论过去著录过或未经著录过的，只要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甲骨，这次都已选录在我们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一书。

国外收藏的甲骨，近年以来，除了零碎发表的一些材料之外，其大宗甲骨，多有综合整理予以出版的论著。在日本，有贝塚茂树和伊藤道治两教授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1960，1968），增补版改称《甲骨文字研究》（1980），松丸道雄教授编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和东洋文库古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1979）。在加拿大，有许进雄博士编的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明义士收藏甲骨》（1972，1977）和《怀特氏等收藏甲骨集》（1979）。在美国有周鸿翔教授的《美国所藏甲骨录》等书。

国外收藏的甲骨，除日本和加拿大之外，以英国所藏为最多，而且蒐集较早，内容也比较重要。那是大约在甲骨文被认识的第四年即1903年以后的几年，有英国浸礼会驻我国山东青州（今益都县）的宣教士库寿龄和美国长老会驻我国山东潍县的宣教士方法敛，所谓库方二氏者在潍县向一古董商人名叫李茹宾的大肆购买甲骨，先为二人合购，后又各自分开。1908年方法敛为当时在天津的英国驻华总领事金璋购得甲骨一批，后归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1909年库寿龄也以甲骨一批，售归英国皇家苏格兰博物院。1911年库氏又以一批售给了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今归不列颠图书馆保存。

方氏蒐购甲骨，凡购得一批，就都画其图形，摹其文字。后来凡见到别人蒐集的甲骨，也都设法把它摹写下来。十年之间，完成了一部摹写本的专书名叫《甲骨卜辞》。方氏1914年去世，遗稿展转归美国纽约大学白瑞华教授保存。白氏由方氏《甲骨卜辞》手稿中选印了三部书，其1935年出版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院所藏》和《不列颠博物院所藏》两部分及1939年出版的《金璋所藏甲骨卜辞》全书所收，即今英国所藏。

这三批甲骨材料，以皇家苏格兰博物院所藏的一批，数量最多，原藏不列颠博物院现归不列颠图书馆的一批甲骨片最大，原金璋旧藏现归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批内容最精。可惜几十年来除了白瑞华所印方法敛早期摹写本之外，一直再没有经过整理。摹写本再好，也难免有失真之处，而且《金璋所藏甲骨卜辞》一书，付印时还有些缩小，这在与别书拼合的时候，就不大方便。但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书的时候，只好使用这些摹本，在五期甲骨12册之后，另把它收在第13册中。

1982年，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同志前往英国作为剑桥大学克莱亚堂

的客座研究员,在英期间顺便全面调查了英国所藏的甲骨,并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艾兰博士协商,订出重新整理英国所藏甲骨的合作计划。1983年齐文心同志又前往英国,以七个月的时间,将英国所藏全部甲骨,加以甄别,择优墨拓。这一方面补充了摹本材料之所未备,一方面也弥补了摹本临写失真未摹反面以及印本缩小等等的缺陷。最后编辑为《英国所藏甲骨集》一书,付印出版,这无疑是对甲骨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我常想关于甲骨文材料的著录,一般有三种情况,互有短长。一种是照片,如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菁华》(1914)、郭沫若同志的《卜辞通纂》别录之二《日本所藏甲骨择尤》(1933)、梅原末治教授的《河南安阳遗宝》等书,甲骨逼真,但文字常常看不清楚。一种是摹本,如明义士的《殷虚卜辞》(1917)和前举方法敛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等书。文字清楚,但摹写容易失真。一种是拓本,这比较最好。但如刘鹗的《铁云藏龟》(1903)、姬佛陀的《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1925)等书,甲骨逼真的程度不如照片,文字清楚的程度不如摹本。只有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相互补充,那才是尽美尽善。

过去的著录书,有既有拓本又有照片者,如于省吾教授的《双剑謠古器物图录》(1940)、饶宗颐教授的《海外甲骨录遗》(1961)棧斋部分和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等。有既有拓本又有摹本者,如明义士的《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1935)、董作宾教授等的《殷虚文字外编》(1956)和贝塚茂树教授等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1960)等书。又如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1914)先印了照片,罗福成《传古别录》第二集(1928)又印了拓本。又如董作宾教授《新获卜辞写本》(1928)先印了摹本,《殷虚文字甲编》(1948)又印了拓本。又如董作宾教授《殷虚文字乙编》(1948)先印了拓本,《殷虚文字乙编摹本示例》(1960--1965)又印了摹本。

其既有照片拓本,又有摹本者,惟有伊藤道治教授的《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1966)、《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1968)、《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1971)、《桧垣元吉氏藏甲骨文字》(1972)、《关西大学考古资料室藏甲骨文字》(1977)、《国立京都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84)、《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4)等著作,真正作到了三位一体,可以相互参考补充,对甲骨文的研究甚为方便。

关于英国所藏的甲骨,前几年,我们曾以鲁惟一博士的协助,借到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甲骨的照片,又从吴世昌教授处,借到了原不列颠博物院旧藏现归不列颠图书馆的甲骨的照片,准备编辑成书,以便学者可与已出版的摹本互相对照。如果能够再将皇家苏格兰博物院所藏那一部分甲骨的照片,一道编入书中,这样与《英国所藏甲骨集》的拓本和《甲骨文合集》第13册所收的摹本相配合,也来个三位一体,那就更加美好了。

《英国所藏甲骨集》编成,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艾兰博士适来我国,她和学勤文心两同志一定要我写一篇序,因畧述所感,对于他们在甲骨学上这一重要的贡献,敬致感谢与钦佩之忱。

胡厚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

前言

本书著录了英国收藏的全部殷墟甲骨。

在英国共有甲骨十一宗。七宗属于单位所有,包括:不列颠图书馆、皇家苏格兰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院、牛津大学亚士摩兰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珀西沃·大卫基金会和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四宗属于私人收藏。其中一宗现存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一宗为柯文(1909—1974)所藏,已由其家属赠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其余两宗分属孟克廉夫妇和库克。

不列颠图书馆所藏甲骨,原藏于不列颠博物院。该批甲骨和皇家苏格兰博物馆所藏,均系库寿龄(1859—1922)、方法欽(1862—1914)旧藏的一部分。不列颠图书馆甲骨,及皇家苏格兰博物馆甲骨的大约一半,有方法欽摹本,曾由白瑞华辑入《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1935年在上海出版。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属金璋(1854—1952),其约三分之二有方法欽摹本,由白瑞华辑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年在上海出版。香港饶宗颐教授于1970年出版《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收有现藏不列颠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亚士摩兰博物馆甲骨的拓本、照片三十五片。此外,上述十一宗甲骨仅有个别几片曾有照片附印于少数论文之中。因此,本书所收英国所藏甲骨,绝大多数是未经著录或首次以拓本形式发表的。

以下对各宗甲骨的来源和流传情况作一说明:

(一)不列颠图书馆,伦敦:

共四百八十四片,即《库方》1506至1988,及后得一片。

这批甲骨是库寿龄1911年赠予不列颠博物院的。1973年不列颠图书馆自不列颠博物院中分出,甲骨划归图书馆,以迄于今。

库寿龄在1884年代表英国浸礼会到中国。1887至1908年,在山东青州任一男子中学校长。他在1900年首次购买甲骨,距甲骨发现鉴定不过一年,是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1902年,库寿龄在苏格兰休假,并取得硕士学位。他收藏的大部分是1903至1908年间与友人方法欽合作收得的。1908年,他因校务争执自浸礼会退休,移居上海。1917年,在上海出版他的《中国百科全书》。

方法欽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居山东潍县,甲骨即购于该地。除绘制《库方》、《金璋》所录摹本,他还写了第一本用西方语言论甲骨的书,即1906年出版的《中国原始文字考》(《卡内基博物馆专刊》四卷一号)。1911年,他因事故半身瘫痪,同年甲骨捐赠于不列颠博物院。

(二)皇家苏格兰博物馆,爱丁堡:

共一千七百七十七片。

这批甲骨也是库、方旧藏甲骨的一部分,其七百六十片有方法欽摹本,即《库方》1至760。由库寿龄于1909年给予该博物馆。

(三)剑桥大学图书馆,剑桥:

共六百二十二片。

全部甲骨原属金璋，遗赠予该图书馆。金璋曾为英国外交官，1874年到中国，为练习翻译。1895年在上海任副领事，1897年在曲阜任总领事，1901年在天津任总领事。1908年退休回英。同年他从方法欽收到第一批甲骨，甲骨都是方法欽在潍县获得的。金璋和方法欽从未见面，但在方法欽卒前一直通信。甲骨大多是方法欽给他收购的，方法欽有其中四百二十三片的摹本，即《金璋》所收。金璋退休后写了一些关于甲骨和中国古文字的论文，多见《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

（四）不列颠博物院，伦敦：

除《库方》1989有伪刻文字的雕花鹿角仍留该馆外，库、方旧藏现在不列颠图书馆。博物院另藏有甲骨共一百一十四片。其来源不一，流传情况亦不明，仅知其中有博物院藏号的部分系1909年入藏。

（五）牛津大学亚士摩兰博物馆，牛津：

共三十七片。其中三十三片系约翰逊夫人所赠，四片为英格伦姆爵士遗赠。

（六）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剑桥：

共两片，利奇微教授1927年遗赠，是该爵士1922年以前购得的。

（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珀西沃·大卫基金会，伦敦：

共骨七片，叶慈旧藏。

（八）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私人藏品，伦敦：

共二十片。

（九）孟克廉夫妇藏，汉普夏：

共二十一片。

均系明义士旧藏。明义士系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914年被派驻彰德府，即今安阳。他是第一个得知殷墟所在的外国人，也是重要的甲骨收藏者。孟克廉夫妇和孟克廉之父孟合理（1869—1937）一样，是传教士医生。孟合理曾在齐鲁大学任教，并把不少医学书译为中文。明义士1932至1937年也在齐鲁任教，和孟合理同住，房子后归孟克廉夫妇。这些甲骨是明义士留在房子里的。二次大战结束时，孟克廉夫妇自日人拘禁中获释，将甲骨携回英国。

（十）柯文藏：

共甲四片，明义士在1927至1940年间赠予柯文，当时柯文在中国作记者和商人。

（十一）库克藏：

甲一片。

《库方》、《金璋》两书在学术界流行已久，有关论著常加征引。本书共收拓本2674号，以上十一宗甲骨除极少数碎片外已尽量收录，材料的重要性用不着详细介绍。下面只举一些例子，同时对照方法欽摹本，就几个问题试作讨论。

甲骨包括许多珍贵材料。如皇家苏格兰博物馆所藏，本书148是一版比较完整的武丁时龟腹甲，图片曾见方法欽《中国原始文字考》32页。这是欧洲所藏最完好的腹甲，已分断为三片，博物馆编号295、1300、1301，现加重新缀合，幸无残损。

本书353是一版较完整的武丁时胛骨。大家知道,这一时期卜骨侧边常有成行钻凿,很容易折断脱落,成为所谓骨条。例如《殷虚书契菁华》几版大骨,骨扇部分虽有很多文字,可是侧边都早已断掉了。这一版是罕见例外,侧边有好几条卜辞,仍连在骨扇上,可据以研究骨扇、侧边两处卜辞的关系。

本书886系武丁时卜旬胛骨,其癸丑辞验辞在反面,记月食,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十分重要。摹本不很准确,从拓本可知辞为“七日己未翌,庚申月出食”。

武丁时卜骨,反面侧边有时有记祭祀辞,例子不多。本书112反有“庚寅出升岁母庚”一辞,曾见《库方》1580摹本。另外本书1196反有“丙戌出升岁卜丙”,1195反有“妇出升岁”,都是这种记事刻辞,颇足珍贵。

本书1890是一块卜用过的胛骨,两面刻满文字,不成行款。辨其字体,应属于自组。文字一部分是干支,还有很多结构诡异的字。这类刻辞很少发现,前人多以为习刻,是否如此尚待研究。

本书1891为子组胛骨,骨扇下部有一处钻凿。这是子组卜骨最完整的一版,对研究很有意义。卜辞中有几个特殊字形,如“祭”字中间作叉形,还有似为从“艸”从“汙”的字。

午组甲骨比子组更希见,本书收有几片。较好的是1916骨,其正面也有一处钻凿。

不少甲骨虽见于摹本,但由于摹录时没有充分注意,失摹其反面或骨白文字,或者漏摹卜辞的一部分,这些在拓本中都得到纠正。例如本书第12片,摹本见《库方》1585,只摹出正面“王固曰:吉,其来”,实则背面尚有“于上甲”等字。“上甲”分书,“甲”字外无方框,在卜辞中十分罕见。

又如本书1842即《金璋》43,骨上原号签在1844上,知在金璋处已经折断。摹本只有上面一片。

摹本有误,由拓本可得更正的,为数更多。例如150即《库方》310,过去释读为“辛巳卜口贞,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近日由于殷墟发现妇好墓,好多论著引用这一片,作为妇好征伐羌人的证明。检视原物,系龟腹甲右甲桥下端内侧。摹本以片左为原边,是不对的。片右沿甲桥齿纹折去一部分,所余笔划并非“羌”字左角,而是“方”字左端。卜辞实应为“辛巳卜口贞,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口方……”,所以妇好伐羌一事本来是不存在的。

本书2563即《库方》1672,是一片极重要的帝乙帝辛时胛骨,董作宾氏《殷历谱》排之于征人方谱中。摹本有几处不清,如壬辰辞“蕞口𠂔”,“蕞”下或读为“祖乙”,或读为“沮”,都缺乏根据。检视原骨,始知当为“祖甲”合书,“甲”字横笔正在断痕上,不细心分辨便难看出。其上甲午辞,骨面有泐损,但尚可辨出应释为“今日步于𡵓,亡灾,在十月二,惟十祀𠂔”。

本书2562、2565即《金璋》544、583两片,也属于征人方谱。其中一些地名,摹本亦有失真之处,如2562丁丑辞地名,旧多以为从“食”,看拓本并不如此。同样情形见于征人方谱另一片,本书2525,即《金璋》728,辞中旧释“孝”、“河”等字,都不准确。这些对理解征人方历程都很重要。

本书2542即《金璋》742是帝乙帝辛时田猎卜辞,据拓本中间一辞末为“……获鸟二百五十,兔一,雉(雉)二”,右辞末为“……鸟百廿二,……六”。

《库方》1716辞云“其幸妣癸嫫、妣甲嫫,𠂔……”,妣名与武丁时卜辞《殷虚文字乙编》4677

等例同。因系摹本，较难从字体风格判断时代。现看本书2271，显然是廪辛康丁期卜骨，可与《小屯南地甲骨》4023的“妣戊姘”参照。

类似这样摹本有误或不足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库方》、《金璋》摹本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符合原物的，经过查对，有些受到怀疑的地方，摹本并没有错。

前面提到的《库方》1988（本书1891）即其一例。其中结构特殊的字，对照拓本，摹本是忠实的。这种事例还有不少，如本书1813即《金璋》739腹甲，有几处罕见的字，或以为疑，实际摹本基本不误。

本书1925即《金璋》84，辞云“乙酉卜贞，翼丁亥禾来尸（夷），其升自上圉，又口尸（夷），其……”。2417即《金璋》385，辞云“甲申贞，𠄎来尸（夷），其用，替……”。卜辞常见来羌，来夷的极为难得，又同见一书，难免有人致疑。后一片曾见白瑞华《甲骨五十片》，也不很清晰。现查拓本，“尸”字均准确，非“羌”字之譌。这对讨论“羌”的身分是一贡献。

《殷历谱》缀合《金璋》382、《库方》1661和《殷虚文字甲编》297，并请吴金鼎校正了《库方》1661，释出“二月”的“二”字，是完全正确的，读者可看本书2503拓本。然而推论《金璋》382癸丑辞“三月”有误，从历法说自然合理，却与原骨不合。《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5有此片照片，“三”字也很明晰。此处究系原骨误刻，抑或当时历法有异，值得重新研究。

《金璋》123，曾有学者怀疑为伪。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原甲虽已断为三，审视不伪，见本书2041。两处地名原均未刻。

《库方》683武丁卜甲云“贞出于𠄎壬”，见本书1183。摹本只少了中间上面一点，或以为有误，也是不对的。这对武丁时称谓是一补充。

有些甲骨因传世已久，受到损伤，因而摹本比现在拓本完全。从这一点说，摹本是不可废的。例如本书1179即《金璋》525胛骨，骨臼有破损，细心粘对，知道摹本臼辞末“小曼”不误。本书353即《金璋》699是一版几乎完整的武丁胛骨。其臼下左角已损，与摹本比较失一“入”字。这类例子还有一些。

早期收藏的甲骨中多有伪刻。对《库方》等书中的伪刻，好几位学者做过剔除的工作，有很大成绩。不过仅据摹本，有些疑难不易论定。我们在拓集过程中，尽可能做了辨伪鉴定，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208，金璋原编号1048，为一片胛骨右边，有“王𠄎贞”三字。按“𠄎贞”文例曾一再发现，有学者释为“再贞”，也有学者以“𠄎”为贞人名，这片似为新的佳例。但谛视原骨，字口不佳，显系伪作。

《库方》1634骨，祖庚祖甲时物。左方有出、兄所卜各一行，右侧则有贞人𠄎。𠄎是同时期人，同版自然可能，其辞“癸”字结构不合，也可能是摹误。检视原骨，知左方三行实皆伪刻。骨背“……甘屯，小臣𠄎……”刻辞不伪，摹写略误。拓本见本书2032。

《库方》18骨片，正反均有字，从摹本看似无可疑。看原骨始知全系伪刻，而且并非胛骨。类似的例子很多。对那些真伪兼见的甲骨，哪些是真字均在释文中注明。

还有一些甲骨，从某些角度看似乎可疑，经核对原物，证明为真。上文已涉及个别例证，下面再举《库方》1535为例。此为较完整的武丁胛骨，正面壬戌一辞加在卜兆上，且在“壬戌卜𠄎